通志堂經解

D 1-12
1411
483

12
門 目
類 卷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氏曰拳拳奉持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顏回能行中庸膺謂胷膺言奉持善道弗敢棄失

河南程氏曰顏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夫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守不能擇不能斷伊川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橫渠張氏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漸也唯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強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又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是也

藍田呂氏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惡在其爲知也歟唯顏子之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爲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爲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

建安游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延平楊氏曰道之不明賢者之過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

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顏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顏子明之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顏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然而中庸豈可擇也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顏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嗚呼學者精微非顏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八章服猶著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拳拳服膺乃所以爲知也歟　又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章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以見其深淺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亦未安耳

臨川王氏曰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在易言顏子之去惡在中庸言顏子之就善也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回之所以爲顏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之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顏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顏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人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爲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爲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膺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江陵項氏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其可皆責其如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麗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閒不容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爲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機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庶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爲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羣聖賢事爲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

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顏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

雲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爲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爲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康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茲回始可謂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鄭氏曰言中庸爲之難

孔氏曰此旣言中庸之難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

河南程氏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知者之所能也讓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爲易故以爲不足學而不察以爲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建安游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爲惠者能之爵祿之貴可辭爲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爲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達道遠矣循天下固然

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新安朱氏曰此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是不及　又曰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言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緒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爲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則沒身而後已是常久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祿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

久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乃常行之道孔子言其難如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黃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

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馬氏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祿者人之所欲而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懼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久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乎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均之理爵祿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可辭而不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者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有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爲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
非中庸耳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
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
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
爲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
爲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爲之惟中庸天
理不可以能爲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產之比疑
不可均以與人然而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已燕子噲
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國家雖大在高者處
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祿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疑不
可強爲辭辟也然慕爲夷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

駟亦不之顧則是爵祿雖榮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
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貪育
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懾是白刃雖凶
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
焉辭爵祿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
數千年中亦無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絶倫之行非常人之
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爲可能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
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何也曰
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
也能之一字最爲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
心則其所爲所行皆近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
爲善之功狹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者於天下國家能
之則可均矣廉者之於爵祿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於白

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絶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爲也雖然能則能矣此豈常人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惟中庸每事皆任天理故不以能爲之心爲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行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萬善所歸皆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不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揆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類可爲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猶可爲而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遠矣不爲疑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彼其奮然於是三者必

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爲達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達其所不爲於其所可爲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爲難而絶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爲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爲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惟一槩之以天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者爲上力行者次之勉強者又次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

外者易強於內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知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易如子路足矣

宣城奚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以擬議料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顏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日求饜飫自得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過用其心也

雲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大小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祿富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為人所不能為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為能也

蔡氏曰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智仁結上言勇起下

新定顧氏曰此設為之辭以明中庸之為難事耳聲天下之聽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曷為而難能若是蓋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絕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挺然傑出者惟顏子而已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

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氏曰強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而強與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剛猛為強衽猶席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禍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

孔氏曰此一節子路見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故問如已之強亦兼有中庸否南方謂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鬬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惟云南北不云東西者南北互舉與東西俗同也矯者壯大之形故鄭云強貌也塞者守直不變德行充實也河南程氏曰南方人柔之北方強悍所謂強者是氣須要以義理勝之伊川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強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地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

故止爲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是皆以已之強力矯其偏以就中者也夫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故皆曰強哉矯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其和而不流者與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中立而不倚者歟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

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爲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爲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

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忍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爲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爲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爲至

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兼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彖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章子路好勇故問強寬柔以教謂人

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四者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又曰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

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強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倚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　又曰諸說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爾　又語録曰和而不流下惠是中立而不倚夷齊是文王善養老他便盍歸乎來及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強哉矯贊歎之辭

涑水司馬氏曰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也矯者矯其偏以就中也矯之爲言猶揉木也塞未達也君子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乎未達之所守故曰不變塞也

臨川王氏曰強哉矯者言此強可以矯北方之過矯枉而歸諸道者也國有道者泰通之時君子出而行道不可變而爲蔽塞焉此其強可以矯素隱行怪之枉也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上下不交之時也當守道於已至死而不變其節孔子蓋惡當時之人爲中庸道不用於世遂半塗而廢故曰至死不變此其強可以矯半塗之枉下文蓋傷之也

嵩山晁氏曰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庸能強也強也者誠

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方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焉強也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言抑王同義陽爲德陰爲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故無柔之失故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彊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

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爲中庸持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厚重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爲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

其爲強所以爲壯大也易爲剛健中正純粹其意同此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爲中庸之強若乃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爲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用於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節無道之世脅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爲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

養之不可已乎

延平黃氏曰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不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又曰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發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宮黝以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答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子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晏氏曰仲尼荅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澶瀆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江陵項氏曰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

雲川倪氏曰衽者衣衿也金者鐵也革者皮也聯鐵而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也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恃血氣爲強耳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爲強故孔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爲傷勇非中庸也

蔡氏曰此主勇而爲言也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不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汙惟強者爲能和而不狥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爲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

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如此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爲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其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

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非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盡克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氏曰素讀如傃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之名身雖遯世而名欲彰也弗爲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

孔氏曰自此至察乎天地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謂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河南程氏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

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傃鄉之傃猶傃其位之傃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怪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修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不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

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烏能及是哉

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處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時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所守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惟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爲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爲也以道爲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見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

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新安朱氏曰案漢書素當作索此第十一章素隱行怪言深求隱辟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

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或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有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僊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涑水司馬氏曰素隱行怪謂處心發論務趣幽隱使人難知力行譎怪使人難及皆非中庸中庸貴於能久故孔子弗爲

臨川王氏曰申屠狄石赴河仲子辟兄離母是行怪也君子必遵中庸之道行之悠久不爲變易苟半塗而廢非君子所爲也昔子貢謂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而請少貶焉公孫丑謂孟子宜若登天然使人不能幾及此二子者不知孔孟遵中庸之道而行之故反欲貶之也樊遲請學稼此蓋廢聖人之道欲學野夫之事故夫子鄙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貧賤而有悔則爲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爲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己欲則悔心勃然而生焉不知夫

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知之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於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事而行怪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常住巢棲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如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祿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惟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惟聖人能之此既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飡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修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修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惟聖者能之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反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

隱行怪者爲怪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
而易悔惟君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
不能也怪則詭譎詭譎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爲名使後
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
有囷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者止
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也孔
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
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
蓋夫子因言弗爲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
之因言弗爲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
二者皆君子之事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怪以釣名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欲
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爲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
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
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爲聖人成能在日用間
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譎詭而行怪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
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大過君子有所弗爲者
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
自怠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
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依乎中庸矣蓋有過
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惟依乎中庸而遯世

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安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爲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羣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久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跡山林去人也遠爲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爲之能知也半塗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惟弗爲故依乎中庸惟弗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江陵項氏曰素隱行怪徒行而實未嘗知也半塗而廢徒知之而終不能行也君子依乎中庸則非徒行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徒知也故曰惟聖者能之上章旣分知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

雲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君子至此則其德與聖人同矣故以惟聖者結之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爲我則異於是則知我弗爲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我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反庸者也豈得爲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爲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氏曰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孔氏曰贊者皆與寔禮文天地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莫能載者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莫能破者言似秋毫不

可分破也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得所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此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今文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與詩義殊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河南程氏曰費日用處伊川　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伊川　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明道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知淆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又曰戾天則極高躍淵則極深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

　又曰此言物各得其所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是上下察盡也

藍田呂氏曰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唯能進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

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
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
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一本云庸者
常道也費用也隱不用也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
而難知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
難知難能者至道也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饗人之所
及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之知而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
之精故堯舜之知不徧愛物孔子自謂不如老農老圃此
聖人亦有所不知者也見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所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
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君
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亦有所不能者也聖人
亦有所不知語小者也知音知味爲農爲圃雖小道也專

心致意亦能費乎至理造於精微周天下之用而不可闕
此天下所莫能破也聖人亦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天地之
大人猶有所憾則道固大於天地矣聖人盡道財成輔相
以贊天地之化育合乎天地人而無間此天下所莫能載
也鳶飛於上魚躍於下上下察之至者也愚不肖之夫婦
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則常道盡矣此所以謂造端乎夫婦
者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則至道成
矣此所謂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也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
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
便可入堯舜氣象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
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
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

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烏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

建安游氏曰道之用贍足萬物而萬物莫不資焉故言費其本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隱猶言肆而隱也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爲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盛而業之大者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則祁寒暑雨之失中

故也君子之道無往而非中也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上極于天下蟠於淵中無不在也故上下察是道也以爲高遠邪則造端乎夫婦以爲卑近邪則察乎天地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也

延平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蓋自可欲之善至充實輝光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

又曰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大道之不可能也如是而人雖有憾焉遵固自若也故

下文申言之　又曰夫而無外天下其孰能載之小而無倫天下其孰能破之道至乎是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其分內耳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非夫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雖然其端豈遠乎哉始於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者而已故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唯聖者能之子思恐學者以謂中者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止也故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皆日用之事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能知之亦能行之及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謂其不能者非聖人不能於此力有所不逮也如孔子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謂異世之禮制官名之因革所尚不同不可強知故也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大德祿位名壽舜之必得而孔子

得又如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欲盡聖人溥博無窮之心極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無不被其澤者雖堯舜之仁亦在所病也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用之費民固由之矣其道中庸則安能人人知之雖使堯舜之爲君周孔之爲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者不越所過者爾又安能使窮荒極遠未綏未動未過者皆化哉此亦聖人之所不能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

所不能盡也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鳶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又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物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夫婦之愚不肖所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謂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慎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又曰諸說如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達諸天淆諸物聖人所不知所不與則又析其所不知不爲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

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恊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内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爲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　曰然則程子所謂爲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唯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

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及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

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自而不爲所累耳非謂
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說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　又曰
呂氏分此已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
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
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
也又非以故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之者
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
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
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
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
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
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
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
於彼此文義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
耶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
知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
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
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
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
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所不知不
能爲隱則其爲說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
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子
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
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
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又語

錄曰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語意各自別後人因程子此兩處皆是喫緊爲人處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

永嘉周氏曰嗚呼中庸之難能也而亦不可以苟爲也或者曰道易知也吾殫聰明以審之道不過乎仁義禮樂而已曰仁義禮樂是道之用非吾所謂道也或者曰道易行也吾盡心力而爲之道不過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而已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道之所寓非吾所謂道也吾之所謂道者體之一心無不足施之天下爲有餘沛然行乎仁義禮樂之塗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不亂然而吾不自知焉非特不自知焉則亦無所知焉故子思之論至所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則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愚讀中庸至此卷伏而思之蓋始而疑中而知終而覺然後知子思果知道也果不吾欺也其至也果不可以知也豈不謂大而能化與道一體而不吾知也世之論者或以謂道之至聖人實有所不知君子則曰百工之事各有其至而聖人蓋有所不知者是皆過不及之論也夫道之至雖聖人有所不得知是果不可以知也道而不可以知然則人安取夫道哉是以道爲虛名不可爲之事而自棄者之論若子思論中發其大義至於語聖人又止區區論其百工之事抑何淺期子思哉是又不及之論也中庸之書語道之要學者宜以志慮考之不疑於其間不察其奧而唯迹之窮很與塵編斷簡俱腐至於老死而不能一言悲哉

嚴陵方氏曰知之者存乎知故於夫婦曰不肖以道則雖小猶爲有餘以形則雖大猶爲不足有餘則無不慊不足則有所憾所謂天地者亦以形言之而已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此天地之形有所不足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人猶有所憾也惟君子爲能出乎形而入乎道又何憾之有凡有量者皆可載凡有質者皆可破君子之道顯諸仁則充實光輝至大不可圍豈復有量哉此語大所以天下莫能載也藏諸用則微妙無迹至精無形豈復有質哉此語小所以天下莫能破也然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君子體之衆人觀之乃強爲事名爾故每以語稱之

山陰陸氏曰夫道不言而足故凡有言皆費也雖費君子有不得已也費故可以與知焉隱故雖聖人有所不知聖人無所不覺有所不知焉飛戾天有見於上魚躍于淵有見於下

温陵陳氏曰此一章最切吾體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在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妙之理焉及其至也一語指道之極處言也極處即中也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若過與不及便非中矣今俗學以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驅駕大高謂人皆不可企及遂分聖賢爲等級初不知聖人豈有絶人爲道之路至者無欠無餘也聖人蓋知之以不知能之以不能也學者功用在於察之一字孟軻云習矣而不察習堯舜文王之道苟不致察則爲楊爲墨矣蓋有似是而非如章子之孝仲子之廉尾生之

信固當致察察之者視之詳也舜能致其察故能執其中顏子能致其察至於問仁則有請事斯語而曾子尤致其察者故能三省其身子張亦能致其察故有書紳之語鳶魚之飛躍聖人何以見之上下致其察故也吾之道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由是心以推之則鳶飛魚躍之理可以至乎道亦在乎察之而已

莆陽鄭氏曰無一事一物而遺乎此理者豈不費乎舉天下行之而鮮有知其道豈不隱乎唯費而隱乃爲君子之道若乃棄人倫幻形色空談廢事而卒無歸隱則隱矣而非費也道與事離而爲二則偏矣豈所謂中庸之學天地之大人猶憾焉者以祁寒暑雨之偏也至君子之道無所往而不適中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豈有大小之間大莫能載者言生天生地此道也道又大於天地所以大莫能載

小莫能破者至纖至悉亦此道也愚夫愚婦之所能雖聖人亦不外是所以莫能破此理所該安有限量飛潛所至無不徧滿故曰上下察君子之道其上達乃至於此及其用也不出乎人倫世故故曰造端乎夫婦

莆陽林氏曰聖人豈直不知不能哉知到不知處能到不能處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不知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不能也若夫曾中更有知有能則其知道淺矣故聖人以不知不能爲到處

兼山郭氏曰道者無不在也夫婦之能知能行亦道也聖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亦道也然則聖人何爲而不知乎今夫積土成山積水成淵自其積之始雖愚夫愚婦之所能爲及其至也草木禽獸蛟龍魚鱉之所生烝而爲雲氣降

而爲雨露其神化妙用變通百出雖聖人亦所不能知理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中庸猶五穀飢食飢有味若其他雖珍異一食而喜再食而厭惟五穀日日食之雖沒齒無厭也君子之道其所謂費者其日食之謂乎所謂隱者其沒齒無厭之謂乎

江陵項氏曰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爲之甚約此章先言道之費自夫婦之愚至人猶有所憾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能兼於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不能免於小人之憾皆形氣之限也故君子語道之大處則麗於形氣者雖天地猶爲小也語道之小處則麗於形氣者雖毫末猶爲大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凡形氣之所至無非道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言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於愚夫愚婦遠極於天地之間道無不該夫婦天地以喻大小之極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其費下章始言其隱

范陽張氏曰君子之道即中庸也中庸不離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此日用所不免豈非費乎費當爲費用之費雖夫婦之愚不肖豈有無喜怒哀樂者此所謂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然由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位天地育萬物雖聖人猶皇皇汲汲自謂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焉豈非隱乎蓋自以爲知自以爲能則止矣止非中庸也唯若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則戒謹恐懼其敢一日而已乎此理微矣力行者能識之　又曰天地雖大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草木倒植寒

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以不免有憾然則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彌綸範圍眞有待於中庸耳

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察於微茫之功也戒謹恐懼則於未形之先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察之至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居人倫之先者夫婦是也欲識不睹不聞之實當於夫婦而察之夫婦之道正則天地之道皆正矣察之何如非心一形邪意一作無不見其所自起知其所由來戒謹恐懼而不敢肆焉察之既熟豈待夫婦間凡象生於見形起於微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之飛於天如魚之躍于淵察乃隨飛躍而見焉而況日月星辰之運動山川草木之流峙乎大含元氣而天下莫能載小入無間而天下莫能破察之之功如此君子於謹獨之學其可忽邪

凶明沈氏曰人猶有所憾憾只是有不足天地之意人憾天地之大固知有大於天地者然人能憾天地之大以爲小者亦非常人必其見卓然出於天地範圍之外者然後能憾之也天地之大猶有憾聖人不知不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君子語道之大處造端乎夫婦與知與能德輶如毛此語道之小處六合雖大未離其內一天之下何能容之所以莫能載也秋毫雖小待之成體百姓日用何能間之所以莫能破也

高要譚氏曰夫天下猶有大也語之大則高深而難窮故曰天下莫能載道造端乎夫婦而愚與不肖皆可與知此則語之小也語之小則切當而可驗故曰天下莫能破夫推道之始終自夫婦之微而極於天地之大學者當於此取則以極其性分之所至

可也若更欲窮高極深則蕩然無下工用力處故夫子復引詩以譬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字猶要玩繹夫天之高不可得而窮鳶飛所戾之處則人之所見極矣地之深不可得而測魚躍而出之處則人之所見極矣聖人示人以中庸常行之道極其所至以此爲準天地之間有鳶之飛有魚之躍自得其得自樂其樂各極性分所至有不能自已者人能默識此理便可涵泳一已之性優游愉怡其樂無窮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蓋學道者貴乎識此道生動之意若不識此道生動之意則鬱結滯礙其居也如被桎梏其行也如觸牆壁烏能久而不已乎學者欲見飛躍端的要當以自已胷次與天地相準涵養此心一息不忘久久便自見矣

永康陳氏曰惟費故隱橫渠曰聚則明散則隱道以知爲始以不知爲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道以能行爲始以不能爲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語大道之全體語小道之致用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鼓萬物而無乎不在者天理也故君子無所不至其察乎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也天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也造端於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此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也致察於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此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事也要之可以與知便是有所不知之端可以能行便是有所不能之端君子之學動有依據不如異端之修然直指泛然無著也

嚴陵喻氏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氣形也此道

非氣形所能囿天地在此道中特物之最巨者耳故有憾於天地者以其雖大而實囿於氣形非若此道之無方無體非氣形之所能囿也非氣形之所能囿非天下之至大者與無氣形之可見非天下之至小者與語大而至於此非推而廣之也其小無內孰能載之語小而至於此非斂而藏之也其小無內孰能破之

宣城奚氏曰天下事可以加思者皆可知也可以致力者皆可能也至理所在無言可傳無象可則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是豈可以加思致力也哉不可加思則無所容吾知也不可致力則無所容吾能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經曰中庸不可能凡可知可能者理之粗者也吾夫子性天道之不可聞一貫之理非由學識知與能何庸施焉如回之卓爾參之一唯點之詠歸自有不容言之妙誠非可以區區之精神強揉而力取也

蔡氏曰此總言達道也男女居室人倫之始故首以夫婦言之與知者智之端能行者仁之端及其至者勇之義道非德不凝故以智仁勇起之聖人不知不能蓋道德之至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流行上下昭著無物不在即下之所謂體物不遺者同時同義但一主乎體一主乎用耳又曰費而隱猶柔而立也三字只是形容一道字自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皆隱而隱也　又曰人莫不有是性故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則盡性至命矣至命故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又曰及其至也即所謂形著動變之積而至於至誠之化也　又曰聖人有所不能不知即生物不測之義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正與此

義同　又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者言道之費也語小天下
莫能破者言道之隱也蓋將自其費者而言之則其用廣
天下莫有能具載之者自其隱者而言之則其體微天下
莫能破之者所以贊其費隱之盛也　又曰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贊上文及其至也之妙道體流行上下昭著莫知
所以然而然至此亦豈聖人所知所能哉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道不
能語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此君子
之入道所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間無非此道非
聖人所能知能行也故求中庸在乎知求知之在乎察大
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察也
東萊呂氏曰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
小

篤山晁氏曰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
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亦
中也人誰有憾於予哉
新定顧氏曰道之本體莫測其始莫窮其終天地不得不
施生日月不得不代明萬物不得不消息聖人知其出於
此道爾安能知此道之所以然邪故曰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今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聖人汲汲皇皇立經陳
紀垂世立教凡以求天下之長治而無亂也然而卒不能
也堯湯有水旱之災則其不能得之天者如此夫子有陳
蔡之厄則其不能得之人者如此說者因是歸之於數夫
數出於道者也聖人容有不能轉移者故曰聖人亦有所
不能
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

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
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察
處呈露焉可誣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
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鄭氏曰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
法也人有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
人所不能也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一焉明人當勉

之無已庸猶常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慥慥乎篤實言行
相應之貌

孔氏曰自此至徼幸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
己則能及物所引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周禮云柯
長三尺博三寸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人猶以爲遠明爲道
不可以遠也所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
行之於已欲求乎子以孝道事已須以孝道事父母夫子
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勉之無已又譬如已爲諸侯欲
求於人以忠事已已當先忠於天子欲求朋友以恩惠施
已則已當先施恩惠也

河南程氏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
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伊川 又曰以已及物仁也推
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

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明道　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明道　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　又曰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問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伊川　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伊川　又曰人又曰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伊川　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伊川　又曰有餘便是過恺恺篤實貌

橫渠張氏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人人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治己治人之常道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雖本於天行之者在人而已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

有天人之分内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與柯斧之柄也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已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及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叟底豫者也故君子責已責人愛人有三術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言行相顧知造乎誠實以自信此君子所以慥慥造乎誠實之謂也

上蔡謝氏曰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醇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朱震問天地何故亦

有不恕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建安游氏曰仁人心也道自道也則是道不離自心而已夫何遠之有人之爲道而不本於心則違道也遠矣故終不可以入道爲道而不本於心則執柯伐柯之譬也故曰其則不遠此盡己之忠也然道非彼也心非此也以心望道猶爲兩物也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由此觀之道固不可以頓進也修身猶然而況於治人乎故君子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此盡物之恕也使其盡道以望人則改而不止則是中也棄不中非中庸之道也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也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爲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以恕恕之方而參彼己之道也參彼己者亦將致一而後已也丘未能一者夫子之得邦家也則人倫正而五品遜矣何未能之有唯夫子之道不行於天下則有求於世人而未得者矣其曰丘未能一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責己之周也孟子謂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亦是意也所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何有於我者以在己者言之非有所求於他人者也庸德之行是行以德成而德之外無餘言之謹是言以行出而行之外無餘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餞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爲道與道二矣道之所以遠也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

爲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爲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爲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改而止不爲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其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者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人倫之至而已孔子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皆曰未能者不敢居其至也君子之學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能焉其失遠矣子夏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閔子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哀未忘而斷之以禮有餘不敢盡也哀已忘而引之以及禮不足不敢不勉也此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有所不足必跂而及之有餘不敢盡所以趨中也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故言顧行可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故行顧言言顧行行顧言內外進矣故曰胡不慥慥爾慥之言造也又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道之大也不可載小也不可破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溺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遠矣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爲道如

世儒言顏子樂道同故曰不可以爲道爲宇不可重看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道也是豈遠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明即君臣而君臣之義立此人之道也孟子曰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也故引詩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明之又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柯之則不在他柯而柯自有天然之則故曰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謂其猶二也譬如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不在於他率性修道而已其加諸庶民亦若是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噫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故已違道矣然而謂之不遠者以其善推其所爲而已雖然如是君子一視而同仁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亦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惡在其爲施諸已而不願而勿施於人

也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顏子子思孟子子貢之忠恕其知之所及仁之所守勇之所行皆至於斯故或曰無施勞或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或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曰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安仁行仁求仁之序也　又曰此章道不遠人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恐學者低看邦理故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雖聖人有所未能以明之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夫聖孔子不居此四者聖人言未能亦不得已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孔子聖人也聖人人倫
之至豈有不能哉云未能者非不能也有命焉有性焉不
得不可以爲悅者也事君而盡臣道焉不得乎君猶以爲
未盡也事親而盡子道焉不得乎親猶以爲未盡也事兄
弟朋友亦然若已盡其道而不得焉自曰能之非也舜之
於堯堯之於舜君臣之道盡也過此焉謂之盡者吾未見
其可也以孔子之聖猶曰未能者此也然而不敢厚誣天
下而曰終不能者猶幸其一二焉故皆曰未能亦聖人之
時中也雖然命也者性存焉故又繼之以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
慥而誠實至於中則不敢不勉也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
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今人有君親而不盡
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恕已以及人皆非也
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又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
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
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
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與曰然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三章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
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
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
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
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
從是也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道不遠言自此

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子臣弟友四字絶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行如此豈不愷愷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或問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若吾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

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
也所責乎臣之事君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
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兄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
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
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
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
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
友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
哉　又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
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
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
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
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

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
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
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矣曾子之
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
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
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
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諸說
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
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至穀而今始去之也蓋
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
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
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
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

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勉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

呂氏改本大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其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叟底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

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大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關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蒸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做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

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道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於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違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人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

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又語錄曰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人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北溪陳氏曰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就心說是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存諸己者既忠則發於外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無忠而恕便流爲姑息非所謂由中及物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謂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又曰范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不是據此說只似箇饒人意思似今人說且恕不恕之意如此則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恕之義乎

涑水司馬氏曰伐柯猶須睨而視之至於求道只在己心長樂劉氏曰故人能盡其性者可使治人則人人各改其過不及者而止乎中道此之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五者君子所以位乎其道也仲尼自

誠而明學而不厭身爲萬世之法行爲五常之師無所施而不得其至使之事君萬世不能過其忠也使之事父萬世不能過其孝也使之事兄萬世不能過其弟也使之處朋友無所不務於先施也不幸生而無父不得盡乎其爲子之誠也不幸仕而無君不得盡乎其爲臣之忠也不幸長而無兄不得盡乎其爲弟之順也不幸貧而無財不得盡乎其朋友之先施也故曰君子之道四而丘未能一焉所以自傷以爲歉也

嵩山晁氏曰忠恕之爲中也均率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飩飩其中也

海陵胡氏曰此言忠恕之道不遠於人情內盡其心謂之忠如已之心謂之恕人能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推己之惡以及人之惡己愛其親必思人亦愛其親己愛其子必思人亦愛其子至於好安佚惡危殆趨歡樂惡死亡是人情不相遠也故忠恕之爲道不遠於人情遠人者謂己欲之不顧人之不欲也己惡之不顧人之不惡也是非忠恕之不顧人之不欲也己惡之不顧人之不惡也是非忠恕故云不可以爲道引幽詩以證不遠人之義執其柯以伐柯其法則不過於手目之間耳固不遠也伐柯之時猶須睨視顧其長短恐有所差若比之於忠恕則伐柯猶以爲遠何者忠恕積於心發於外所爲必中不勞思慮自然合於人情是則執柯伐柯尚勞顧視猶以爲遠者言忠恕違道不遠者此復言忠恕之美也道者人情之甚也忠恕違道不遠五常之總名違去也去道不遠者夫忠恕以博愛言之仁

也以合宜言之義也以退讓言之禮也以察於物情言之知也以不欺於物言之信也故曰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已下又說忠恕之難夫爲人父者莫不責其子以孝推其責子之心以事其父不可勝孝也爲人君者莫不責其臣以忠推其責臣之心以事其君不可勝忠也爲人兄者莫不責其弟以弟推其責弟之心以事其兄不可勝弟也已之於朋友莫不責人以先施推其責友之心以處於已不可勝義也其道至廣其行至難聖人猶言未能他人則須當勉之不已也

兼山郭氏曰道不遠人則人於道舉相似也本之一身而準移之於人而準放之天下而準推之古今而準君子盡己之心而盡人物之心則無事矣此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改而止者乃所以用夫忠恕也蓋言用忠恕而行其違道也不遠聞之先生曰盡己者忠也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推是而言不過乎體用而已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皆恕也以此而盡行庸德之行也以此而盡言庸言之謹也以此而知不足不敢不勉以此而知有餘不敢盡終於言行不違而造於誠實而後已又曰以人治人小人不知出此則以夷狄禽獸治之故暴虐糜爛無所知一已之難克然後察見天下皆爲可范陽張氏曰先察知一已之難克然後察見天下皆爲可恕之人不敢妄責備焉皆曰求者所以致察也夫自以爲能則止矣故終身不能自以爲未能則皇皇汲汲其敢已耶姜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臣以事君而未能之意舜祇見瞽瞍負罪引慝此子以事父未能之意四明沈氏曰君子以人治人兩人字皆是已天下萬物之

理皆已所自有不必求諸他人之爲道而遠人便不是以人治人中庸本無止法其曰改而止未改自不可止已改自不容不止是無止也纔說出忠恕字便已是違道了但去本未甚遠耳

莆陽林氏曰道體渾全初未嘗破散求於爲道則道始破散不全夫求道之初聖人衆人何嘗有異唯爲道則非聖人矣且如顏子是甚等氣質及其爲道則仰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知顏子所謂堅高前後者是何物也是顏子又不免爲道之累子思此語非爲學道者而言爲體道見道者而言也

高要譚氏曰所謂道即性之理也凡受命於天而爲人者均有是理人之爲道一句當精意玩繹有人方有道苟無人焉道安在哉故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

與人本不相離既名爲道而與人相遠是不可以爲道也道之在人其近有甚於伐柯即人可以得道初不假於睨視而外求也唯夫道常不遠於人是以君子之治人亦未嘗求其道不過以人之道治人使改而復爲人則止更不外爲治之之術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忠恕之道其在斯乎忠者盡己恕者盡物與中庸之道無異致也中庸之道合內外彼己而爲一故以忠恕求中庸極爲切近昔曾子指忠恕便爲夫子之道而子思却因忠恕以見道之不遠何也曾子所指誠者之事也天之道也子思所記誠之者之事也人之道也夫子嘗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正合子思所記之說乃學者以人求天之事也孟子從而爲之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亦言

誠之者之事以人求天者也以人求天行之不已其至則與天道爲一學者欲求至於聖人當自體忠行恕而積之可也何謂體忠行恕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即夫子開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亦有所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以爲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尚固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此示學者體忠行恕之旨也故繼言吾於常德則行之而不敢已吾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安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強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嘗抑之而不敢盡出又言言必顧行行

常恐不及於言行必顧言言常恐有過於行味此數言則知丘未能一之旨固有在矣曰丘未能一云者所以示學者內不敢自欺外薄責於人此乃體忠行恕之微旨也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蓋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己之未至即所謂忠也不浮於言者不奪人以難能即所謂恕也

吳興沈氏曰道不外乎性則人之於道未嘗須臾相離又何假於作爲苟有意於爲道則道遠於人矣道遠於人則不足以爲道何者以道不可爲也故夫子舉伐柯之詩以證之君子將以覺天下之未悟亦曰以人治人而已仁義禮知之心道之所自存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皆有是理特未之覺耳君子以是理而治人俾改其所止向也爲人臣而不知所謂忠今也改而

爲忠苟反於忠則自然止於忠矣向也爲人子而不知所謂孝今也改而爲孝苟反於孝則自然止於孝矣至於爲君爲父與國人交莫不皆改止於仁止於慈止於信若然者非君子外夫人以治人也特因其有是道俾變易其僞而反還其眞自然得所止而不復有所遷徙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夫子所謂未能非未能也惟其於是四者深體而力行之故有未能之嘆也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取則於已道人道也人道自人爲之爲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木爲柯者必以柯其法則惟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猶以爲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人之修身則是以人而治人初非二物權衡尺度本之吾心即其不如吾心者改之足矣何必他求

江陵項氏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人之修道其實甚約執柯伐柯至改而止謂修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矣豈有費哉忠恕違道不遠至君子之道四此以人治人之目也我所施於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於人矣我所求於人者我能之乎否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於我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求於我之事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已之行必顧已言不敢以不及也有餘不敢盡已之言必顧已之行不敢以過也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申言之欲其加厚於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已相顧至此直以已之言行自相顧也人已相顧忠也慥慥忠之至也觀此章則所知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費也

建安眞氏曰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也

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着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又曰恕者恕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如戈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他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雲川倪氏曰篇名中庸論中之理詳矣而論庸則庸德庸言而能謹所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言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合於中則能庸矣言顧行行顧言不曰視而曰顧者視正視也顧反視也正視其前而無失未爲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爲盡也

李氏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四者人倫之所當然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反求諸已者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

四明宣氏曰道之在人人皆可能及其至也雖聖人猶以爲難君子之道四人倫之大者莫過如此孔子以恕求諸人不敢以其難者責諸人以忠責乎已不敢以其易者信乎已故所求乎子以事父在我不敢自信其能也且子之事父使若愚夫愚婦皆知有尊孰不可以爲孝況於聖人何不能之有惟夫人情之變無窮而居其間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故雖聖人不敢自信以爲能推是而論則舜之所以處父子伊尹周公之所以處君臣舜周公之所以

處兄弟自後世觀之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固以爲聖人可以無愧自聖人觀之終不敢自信以爲能至若朋友先施之缺聖賢所講猶曰不可竭人之忠而曾子子夏相與切責之深降此未必能受然則處朋友之間又敢自必其能耶凡人處已待人每以爲吾無慊然者其終必至於歸過於人而後已是非紛爭彼此各立相刃相靡綱常或紊皆聖道不明之故然則忠恕一貫之學其可忽諸

林氏曰此章聖人示人以切近誠實之學欲使學者反身而求故於言行之間必致其審庸者常也人情於常者易忽而聖人尤所加意也庸德必行庸言必謹豈以常而忽之哉

新定顧氏曰道不遠人所謂君子之道本於人心夫何遠人之有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行事崖異奇詭外乎人心之正理非百世之可通行者也申生之於父陳仲子之於廉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道之本體寂然不動君子之見於行事則有忠恕忠恕所以行道去道不遠也發於本心之謂忠推已之心之謂恕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詳味中心如心之義而忠恕之說可明　觀此一章忠恕違道不遠一語其綱領也上文數句大抵言恕之事　今人於恕之一辭但知其爲寬之義爾古人於恕之一辭蓋借如心之義焉謂恕但爲寬耶則吾之所欲寬者已也而因以寬於人彼此相與於寬天下蕩然無事縱馳之失毋乃自是而生與德業毋乃自是而廢與且夫子異日嘗曰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又豈寬之義耶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必有勇有殺身以成仁謂恕但爲寬而乃近於仁則仁之爲

道無乃已淺乎夫子以恕告子貢而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舉一隅之言爾學者不以三隅反宜其失於淺也蓋人之情切責之意每施於人而不喜施於己寬假之意每施於己而不常施於人聖人不然以其施於人者而施於己以其施於己者而施於人是爲如心是夫子之所謂恕錢塘吳氏曰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爲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爲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爲我是爲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仁義一也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不同氣一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不同伐柯一也則由中出與睨而視之者不同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而治之以己非忠也改而止怨也改而責人無己非恕也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如愚

四明袁氏曰以人治人者人昧於爲人而以教人道故曰治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吾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氏曰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

晝布曰正棲皮曰鵠

孔氏曰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行乎夷狄謂夷狄雖陋隨其俗守道不改行乎患難謂臨危不傾守死不變

無入而不自得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也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今自樂不得援豈富貴者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入夷狄當自正已而行不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責也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常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以惡自居常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達之道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

橫渠張氏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遯日休行其所無事如于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已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建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及其爲天子被絺衣鼓琴若固有之此素富貴行乎富貴也飯糗絺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在我者有義也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

延平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魯侯之不見孟子也臧倉實尼之而孟子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蓋孟子非有求於魯侯也故其不怨天不尤人如此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爲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爲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

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知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

河東侯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行其素則無事矣易曰素履往無咎是也　又曰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爲對侯子聞之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由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得所識之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以下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以下言不願乎其外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易平地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正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又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又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

傳著其說而言意乖剌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卻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海陵胡氏曰位者所守之分外者分外之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守己分而行不過分也君子向富貴之時則得富貴之中道貧賤之時則得貧賤之中道在夷狄處患難亦然所謂富貴聖人固無心於此假之以行其道耳博施濟衆舉賢援能是富貴之中道也不爲苟進不求苟得此貧賤之中道也言忠信行篤敬此行夷狄之中道也患難有二或一身之患難或天下之患難處天下之患難生重於義則捨義而取生義重於生則捨生而取義一身之患難但自守其道不變其志此行患難之道也入猶向也

嚴陵方氏曰素與莊子所謂素逝之素同而與經所謂素隱之素異蓋因其自然無所與雜之謂也居是位則素是位而行是事所以不願乎其外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遇而安之此非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乎是以朱輪駟馬而舜不以爲泰簞食瓢飲而回不以爲憂九夷之居孔子不以爲陋三年之征周公不失其聖君子素其位而行蓋有見乎此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言入乎富貴則得乎處富貴之道入乎貧賤則得乎處貧賤之道入乎夷狄患難亦若是而已在上位不陵下雖富貴而無驕故也在下位不援上雖貧賤而不諂故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也無怨者非特人無怨於己己亦無怨於人也上不怨天以處己有命也下不尤人以處己有義也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

小人道其怪道其常故居易以俟之道其怪則行險以徼之幸亦命也君子不謂之命而謂之幸焉故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兼山郭氏曰素者豫定乎內之謂也豫定乎內視萬變皆吾素有也又焉有陵下援上怨天尤人之累乎天人同功也則同乎天人義命一致也則同乎義命故居易以俟命顧義之所存而君子不獨謂命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所以行險以徼幸其免也幸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皆獨行其願而無待乎外則所往无咎宜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如是則在上位不驕必不陵下矣在下位不憂必不援上矣此所以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此所以上不怨天

雍彔之

下不尤人也此所以居易以俟命也此所以如射失正鵠反求其身也小人反是是故行險以徼幸嗚呼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於此可見矣至於君子之道如行遠自近登高自卑欲孝父母自妻子始則亦反諸身求諸己耳皆忠恕之所致中庸之所成也

四明沈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是位正是外也易之正位居體孟子居天下之正位乃位也人處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變便忘卻正位馳逐於外而不反所謂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此位不變也無入看去何處也不用揀擇不須把捉非孔子不至此竟

高要譚氏曰何謂行踐履是也何謂外在天在人者是也所居之處雖險易窮通之不同而身之履踐無迭次顛沛之或變此所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自得云者

所樂在内不在於外故也彼在外者一豪已上君子皆以爲無預於己而未嘗容心於其間或歸之天歸之人皆非我也故得時而在上位君子謂於我無加我何敢驕倨以陵下邪不遇而在下位君子謂於我無損我何所歉羨而援上邪專務正己不求於人不得於天我無怨焉不得於人我無尤焉此所謂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也凡此皆君子立命之說顏子之屢空孟子之不動心皆有得於是學者唯知所以立命然後存心養性有用力之地儻不知立命則將心馳於是非利害榮辱禍福之竟而忿懥恐懼喜樂憂患日交戰於胷中又何以存其心養其性邪命者稟於天者也一心之中坦然平易凡貴賤貧富死生壽夭皆稟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豪髮芥蔕於胷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范陽張氏曰素猶雅素終始富貴則以忠恕之道行乎富貴堯是也終始貧賤則以忠恕之道行乎貧賤顏子是也素夷狄則以忠恕行乎夷狄箕子是也素患難則以忠恕行乎患難孔子是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天所以命我者吾其如何哉姑聽之而已然我有忠恕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盡其在我不責備於人其在上也以忠恕待人故不陵下其在下也以忠恕自處故不援上援者欲己與之齊也反求諸身在我有抄忽之差則在彼有尋丈之失然則失諸正鵠豈正鵠之罪哉

永康陳氏曰素其位而行道自行也無所不通之謂行富貴以順來而道常公之貧賤如水由地中行行因地而見而通之回旋曲折皆有樂地之意焉行非地也居易以俟命信得及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身

者天地萬物之準也爲道之基也修其身至於與道爲一由是推之無有不準一豪不準必有一豪不盡處盍亦觀諸射乎

吳興沈氏曰位非名位之謂也立太極眞三才列萬物止其所止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此理也惟其性分所止無不具足極天下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不足爲吾加損也故以之處富貴則此位行乎富貴處貧賤則此位行乎貧賤處夷狄則此位行乎夷狄處患難則此位行乎患難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紛擾於外君子之位於內者常自若也何往而不自得焉君子之位於內者如是勢之尊卑人自以爲上下耳於君子何榮辱焉故居上位則不陵下在下位則不援上亦其理宜然也君子則然小人反是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東萊呂氏曰居易以俟命如天命之謂性之命非特爲貴賤窮達也

延平周氏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君子之道不罪其在彼者而罪其在己者

錢塘于氏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可矣若夫君子未始有求中之心謂之君子似射則不可也

新定錢氏曰此章當有一行字正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處所以不願乎其外者也若但碌碌苟安素分亦何足道直是隨所遇而行焉方是自得

晉陵錢氏曰素猶固也安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所以不願乎其外入者自外之辭安於固然則於其所入猶

固然也而道無不行是以自得陵迫脅也援攀引也下不從不迫脅之上不用不攀引之易猶平也正已則居易失已則行險居易則待天命而無所容其心行險則徼幸於得利而喪其本心矣正鵠皆鳥名義取其難中也君子在上位而不得乎下在下位而不得乎上猶射之失正鵠也反而正已猶射之求諸身也此一節謂中庸之道不求諸人

林氏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居之位不同而道行其中則一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有願乎其外者哉外慕之心一生居富貴而必驕必淫居貧賤而必諂必懾居夷狄而變所守居患難而喪其志皆非素其位而行外慕之心移之也又曰援攀引也在上位而陵下者必驕在下位而援上者必諂驕者矢其所以行富貴之道也諂者失其所以行貧賤之道也君子則不然謂居富貴而非泰在下者不可陵也處貧賤而非約在上者不足援也吾惟正已而不求乎人則遠怨矣不怨天不尤人則知命矣苟知正已而不求乎人雖以之行乎夷狄可也苟知不怨天不尤人雖以之行乎患難可也君子之所以能行此者無他行險以徼幸也夫以俟命也小人所以不能行此者無他居易以俟命也小人所以異其趣者何也蓋居易與險不難知也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本乎循理行險由乎趨利君子循理小人趨利其所以異也然而居易以俟未必不得雖或不得亦曰有命行險以徼未必可得雖或苟得不過曰幸君子觀此可以審其所擇矣

雲川倪氏曰素者其舊所居已然者也入者今方自此而入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

得富貴是其入富貴也下之三者皆然素者以道行之故無所不行入者以道行之故無往不得自得即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之自得得其道而有以自樂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順竟也貧賤夷狄患難逆竟也順居其一逆居其三以此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所以能居易俟命者以其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爲一也小人所以行險徼幸者貪欲之心熾必以人力勝天理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以爲如我已居之位皆可以行道是以不願乎外而他有所求此所以能居易俟命者小人君子之反也此曰君子居易俟命乃曰行法以俟命於易言居靜而待也於法言行動而待也法者正理與小人行險相反也俟命者世俗以爲俟命之事通如此則是欲達而惡窮欲富貴而惡貧賤或不如志不免失望君子則達亦俟命窮亦俟命之以俟命之時常反求諸身惟恐有一之未至而益加進修及達則兼善天下矣小人則唯怨天尤人而已

蔡氏曰此言正心修身之事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則心不外馳而正矣不願乎其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身安而修矣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鄭氏曰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瑟琴聲相應合翕和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孔氏曰自射有似乎君子至此其順矣乎爲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所引詩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於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建安游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升高必自卑由人以之天也妻子好合然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順於父母則家道正矣於治國也何有家道正則人道立矣於天道也何有知事於邇且卑者則遠且高者之理得矣

延平楊氏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齊家自身始遠行自邇之辟也蓋妻子之不好合兄弟之不翕而能順父母者未之有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五章辟譬同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然後父母其順矣乎則順父母自妻子始登高自卑之辟也父母其安樂之矣則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詩說唯呂氏爲詳實然

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登高必自卑由人以之天也

延平周氏曰自邇而行遠者自室家而及乎天下者也自卑而登高者自妻子好合而至乎父母其順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道自誠意正心推而廣之以至於平天下自可欲之善積而進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伊尹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又言父母其順矣乎者言父母順則天下無不順也此皆有所自之意也

兼山郭氏曰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推是而言聖人之道與天下之至理皆易知易從而天下莫能從之者凡以行之不自邇自卑故也惟其自邇自卑所以易知易從而終於必達其成德也反在於眞積力久不息之後所以莫能知莫能從此中庸之難能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化天下者必始於順父母之道必始於樂室家同兄弟夫何難哉顧行之不至而已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亦此之謂也

晉陵喻氏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步步著實何憂乎邇之不遠卑之不高哉身既正矣則閨夫婦兄弟之間下至妻帑何憂不樂以此奉親父母有不順者乎

曼氏曰常棣本燕兄弟之詩乃曰妻子好合者蓋人之兄弟少長嬉戲譬如新昏初未嘗不和良由娶婦則外姓入家爭長競短爲人夫者唯婦言是用則兄弟始不和矣故兄弟之翕者必本於妻子之合焉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故順於父母必本於兄弟之和焉昔舜之孝釐降二女

于嬀汭觀厥刑于二女有欽哉之語則妻子之合可知矣
故雖傲象有言二嫂使治朕棲不以爲慍亦誠信而喜之
非兄弟之和乎所以父頑母嚚亦能順之而克諧以孝也
高要譚氏曰誠身之學治家治國治天下皆不外是而其
用心自家始故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蓋
切近於身者唯家爲然一家之内妻子兄弟最爲難處人
子所以順其親者在於處妻子兄弟之間得其道也道行
乎妻子而妻子睦道行乎兄弟而兄弟和由是而上得父
母之悅則修身及家之道得矣推此而施之國施之天下
又何足治乎
晉陵錢氏曰君子之道始於夫婦至於兄弟則父母無不
順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行於
一家

蔡氏曰此言齊家之事自身修以後皆理物也齊家乃理
物之始故以自邇自卑爲言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氏曰齊明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偟之貌格來也
矧況也射厭也思聲之助言神之來形象不可億度而知
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言神無
形而著不言而誠
孔氏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
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齊明盛
服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也鬼神之情狀人想象

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所引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常須恭敬況於祭祀可厭倦乎微之顯者鬼神之狀微昧不明而精靈與人爲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鬼神誠信不可掩蔽善者必降以福惡者必降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此鬼神即易繫辭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彼註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河南程氏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伊川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又曰鬼是往而不返之義　又曰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橫渠張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示者

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誠之本唯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不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

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　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爲聖明之也　或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

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荅得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生祭饗鬼神則曰甚是思別三日齋七日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卻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使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建安游氏曰道無不在明則為禮樂幽則為鬼神鬼神具道之妙用也其德顧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己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以其德言也

不可揜以其德言也

延平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又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

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河東侯氏曰鬼神之德天地乾坤陰陽造化之理而已有是道有是理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有是物有是用故體物而不可遺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妙而無窮微而至顯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讀作石字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或曰鬼神非誠也曰鬼神其誠乎曰只是鬼神非誠也曰非誠則經言誠之不可揜何也曰誠者誠也充塞乎上下無物可間者也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蓋天非誠其行也不健地非誠其載也不厚人非誠其形也不踐總攝天地幹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而晦明者誠也

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六章張子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

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正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旣屈而爲鬼蓋二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

亦各得其意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又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録中所謂不必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

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　曰子之以幹事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長樂劉氏曰鬼神之爲德所以盛者以其主宰於萬化也無形也而形由之以生無氣也而氣由之以兆其體虛空故能役用於萬有其用沖寂故能造化於三才不可得而見也而欽敬畏仰孰敢慢之於無形不可得而聞也而恭肅恐懼孰敢忽之於無聲不可得而名也隨其用而名其功不可得而體也隨其物而體其德是故用其健順者強之曰乾坤用其覆載者強之曰天地用其氣者強之曰陰陽用其道者強之曰仁義用之爲熯潤者強之曰水火用之爲鼓撓者強之曰雷風用之爲養悅者強之曰山澤歸之於主宰者強之曰鬼神然則鬼神無體萬物流行莫非其體也資其物者莫不荷鬼神之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資其功而享其妙又可遺哉故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不遺其照臨之功而祀乎日月也不遺其仁義之道而祀乎堯舜也不遺其生育之恩而祀乎祖先也不遺其變化之勤而祀乎四時風霆雷雨山川丘陵也故曰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言乎無所入而不仰乎鬼神之功無所至而不沐乎鬼神之德也

主宰言之則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故聽之弗聞無體以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

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無形無聲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暇況可厭射之乎

莆陽林氏曰此一段自非深於道德性命之理未易到此蓋唯性能知之知之然後能言之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而已矣以有求之則窈窈冥冥而不見其迹以無求之則又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子思作中庸而有及於鬼神之事是其窮理至此有得於此矣人多見子路問鬼神之事則疑之不知當時發此一問亦子路窮高極遠見到此方有此問孔子荅之以未知生未事人則往往以爲鬼神又道德之別一事不可學也今人不會此意只說能事人便能事鬼失之遠矣殊不知孔子之言謂子路不可躐等須學至此然後可以知此也此乃子路之幼學其後燔臺結纓想子路亦知之矣然則子思之言可謂深於

道德性命之理然後能形容此言也如致中和一事則知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孝一事則知其通神明光四海皆學之極到處然後能知而言也

范陽張氏曰惟鬼神之德如此是以發天下之敬

高要譚氏曰誠者實理也貫幽明通晝夜亘古今窮萬世此理常在不亡不息未嘗有纖豪間斷也雖隱於至微不可以形聲求然物物皆體隨所遇而著見惟其如是故天下之物莫能擬其形容獨鬼神變化無方可以推見其理之不可揜者此夫子所以稱鬼神之德爲盛也微而顯者鬼神之德如此蓋實有是理故也若無是理安得隨感而著見乎誠之爲道與鬼神之德更無異理方其隱於至微有如鬼神之不可聞見也及其著見而不可揜又如鬼神之隨感隨應也此所謂往者屈也及其著見而

知鬼神之情狀不過往來屈伸之理方其往而屈也若甚隱微及其來而伸也尤爲顯見因以見誠之不可揜者其理如此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吳興沈氏曰中庸之道顯則有人事幽則有鬼神曰忠恕曰舜之大智曰顏子之擇善曰子路之強曰君子之道四皆人事也至此又指其幽者示之其實皆中庸也

嚴陵喻氏曰晦菴曰其言體物猶所謂幹事言哉言乎木非榦則不能生築非榦則不能立不曰物之體而曰體物猶不曰事之幹而曰幹事也

宣城奚氏曰世之言鬼神者皆失之誕謾荒怪惟聖人之論極乎實理經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曰有者實理也知禮樂則知鬼神矣蓋盈乎天地之間凡其可名狀者皆有也皆實理也名之曰鬼神雖弗見弗聞本無眞體而默體於物自有不可遺者故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山川則有山川之鬼神在宗廟則有宗廟之鬼神凡報本反始之有乎物者皆鬼神之不可遺者也惟君子知其不可遺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豈故爲是勉強矯飾之態哉亦曰實有是理耳夫以其弗聞弗見而乃使人敬之若是者微之顯也人之所以敬鬼神若是者誠之不可揜也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彼惑於世俗誕謾荒怪之說者至謂眞聞眞見可驚可愕此豈知鬼神之德哉

錢塘于氏曰此章發鬼神之爲德而著誠之不可揜誠之一字始開於此

新定顧氏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是虛語鬼神辟迹天地間司察生人但人不見爾如今人請大仙大仙便降法

師行法神將便至何其相去之近也有疑人死後神識散不散者蒼曰人之智慮淺未到這地如何探先臆度死了神識散不散所可知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是決定若要盡測鬼神中事如何容你識盡且如禽獸亦有靈性他只知得他類中事如何知得人事曲折人之神識自道中生出來亦有神識復歸道體之理但其間曲折不齊不可盡知或問神識亦有壞時否荅曰以理推之鬼神亦有代謝纔著於有便有壞時惟神其神者不壞不滅又曰人纔動念鬼神便知此某所洞見者吾人但當正心誠意戒謹恐懼到得德重鬼神欽田地也早得何須更說過頭事人之所爲善惡報應遲緩者自是天道長遠不如此屑屑定須次序報來或問釋氏輪回之說如何荅曰姑存之若果有天堂地獄爲善者定不到得墮惡地獄分明或問

東萊書說云後人祭山神須泥塑木刻爲人形不知峙而爲山流而爲川飛走而爲禽獸靈而爲人各自有箇形若謂山神之形如人則人之形亦可爲山矣此說有理荅曰固是但鬼神之形不必指定形貌而論安知山神必爲人形必不爲人形所謂游魂爲變卻自有變現時不可執定說荅問　又曰實有之理是謂誠夫惟實有是理則無隱而不章者鄭康成曰可猶所也言不有所遺鬼神無往不在暗室屋漏可以隔絶人之視聽不可以隔絶神之往來體物而不可遺之謂乎講義

蔡氏曰此言感應微妙之理君子之道自家齊以前人力可至其國治天下平之事非誠之至與造化同體者不能也君子至此其功用與聖人同矣子思特舉此義以合之故下文即以聖人之事接之也　又曰凡物之體無非鬼

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實蓋體其體之謂也　又曰誠之不可揜誠字恐是指人之成德而言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氏曰保安也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栽猶殖也培益也覆敗也憲憲興盛之貌保亦安也佑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舜禪與禹何言子孫保之謂子孫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天之生物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厚其毒桀紂是也已德自能豐殖天則因而培益之無德自取傾危天則因而覆敗之所引詩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言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故天乃保安佑助命爲天子又申重福之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詩本文憲憲爲顯顯

河南程氏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川

橫渠張氏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命於天天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

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行父母之喪三年敬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之大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繼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則繼之久也舜之德大矣故尊爲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内所謂必得其祿德爲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祿之盛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如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淩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古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　又曰命雖不易唯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雖外物不可必要不害其有必得之理也

延平楊氏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稱舜之德以大孝言之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此理之固然也然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夫人事之盡其力無不齊也而有所不同者地有肥磽也古之聖人之在上豈獨舜而已哉而祿位名壽之必得獨惟舜爲然蓋舜猶之生得其地也當堯之時上有好賢之誠心下無蔽賢之私黨雖商均之不肖宜若宗廟弗饗子孫不能保也而又有禹以繼其後此祿位名壽所以皆必得也若孔子之厄窮則異於是矣當衰周之時猶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其濯濯然也豈足怪哉然顏蹠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壽也顏雖夭其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河東侯氏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之爲德誠而已前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而繼之以舜其大孝也與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之必得而爲舜之事功舜之中庸也孔子之中庸也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然而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如孔子者培之邪覆之邪何其窮也曰培之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樂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非特私於聖人也保佑其命申順其

理而已天且弗違是也聖人何與焉舜自匹夫而有天下
栽者培之也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
築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
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七章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年
百有十歲材質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假
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受命者受天命爲天
子也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
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又曰程子張
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
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爲舜得其常而孔子
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蹙壽天之不齊則亦不得
其常而已楊氏又恐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

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
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
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
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
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
矣然又以爲出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
若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
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
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
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

延平周氏曰傳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舜之大孝言天性也
有天性所以致天德故曰德爲聖人有天德所以獲天位
故曰尊爲天子有天位所以享天祿故曰富有四海有天

位有天祿則天祚之所以傳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海陵胡氏曰子孫保之者武王下車而封舜之後胡公滿
于陳是子孫長保其福祿也尊爲天子是必得其位也竭
天下之産以奉一人是必得其祿也萬世而下言帝王者
必稱堯舜是必得其名也舜年三十而登庸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是必得其壽也冝民者興庠序務農桑使男不釋
耒女不廢機薄賦斂節用度若此之類是冝民也冝人者内
朝廷外方國自宰輔以至於百執事自方伯連率以至于
邑宰里長官皆得其人人皆稱其職若此之類是冝人也
嚴陵方氏曰舜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乃曰子孫保之何哉
蓋聖人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舜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乃天下之所饗萬民之所保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孰大於是

范陽張氏曰天之生萬物初無容心也因其材而成之耳
如鸞鳳爲瑞物自取尊榮鴟鴞爲妖祥自取殫斃楠自
取棟梁蒲柳自取煙爨夫亦因其材而成之耳哉者本根
深固自取培益傾者本根搖蕩自取顛覆亦豈有心哉是
以知大德者自取名位祿壽而無德者自取貧賤刑戮也
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者而論者曰孔子大聖人而名位
祿不著顏子大賢而壽亦不聞斯言豈欺我哉曰大德受
命天下之正理也至於孔顏非可以爲常也
江陵項氏曰上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隱故自此以下三章
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費獨以舜武王周公言之者皆處
人道之變可以見聖人之功用也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
本無得位得祿得名得壽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
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

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古今之變爲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而無以踰也此皆功并之至難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仁心之所發也天下之實者莫加焉於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亦此意也知至於舜謂之大知行至於舜謂之大孝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宜民以在下者言之宜人則尊卑遠近無不包也又舉文王之無憂者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於以見獨舉舜武王周公之意也

建安眞氏曰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爲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顚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耳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爲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爲不孝可知

晉陵錢氏曰物有栽植者遇雨露則培益有傾欹者遇風雨則覆敗嘉樂今詩作假樂假大也憲憲作顯顯申加美也詩言大樂此君子有顯顯之令德宜民人而受祿矣又有保佑而命之者誰乎乃自天而加美之也

永嘉薛氏曰舜之受命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天因材而篤之耳栽培傾覆皆天道之

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與邇者乎

四明宣氏曰大孝惟於舜見之書與孟子論舜之孝皆言孝之始中庸論舜之孝則言孝之終蓋書與孟子指其事親之實中庸則發明其用功之大　又曰夫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與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或者以有其不可必也故爲之說曰至貴在我所謂必得其位至富在我所謂必得其祿至善在我所謂必得其名生在我所謂必得其壽則亦以其不可必也故爲之說云耳夫所可必者理也所不可必者命也由聲色臭味之欲以至於四肢之安佚孟子皆曰

有命焉至於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亦曰所以立命也是知言天下之理者常有必然之論而言天下之命者則不敢有取必之說故進乎德者聖人之事也名位祿壽者非聖人之所得與也雖然天道之可必亦惟人心之可必也謳歌之所歸從者如歸市非有大德者不能至是至於期之以萬年頌之以福祿申之以令聞名位祿壽凡有是德者皆人心之所共祝人心之可必即天理之可必也天人之際又當以是觀之　又曰天命之於人猶其於天下之物也均是物也而生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物哉均是人也而命之有不同天豈或私於其人哉地有肥磽人事有不齊而露雨潤澤之功者有得其養有不得其養皆因其材而篤之之謂也惟人亦然名位祿壽因其有是德而畀之無是德者不及也假樂之詩以爲假樂君子顯顯令

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功則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夫申之者非有心於命之因以申之而已書曰天其申命
用休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之謂也然則大德者必受
命觀假樂之詩益知取必於天者皆可取必於人者也雖
然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在我固無入而不自得也奚必區區計
福祿於其後而取必於其在彼者哉蓋盡其在我者聖人
之德也必其在彼者中庸所以示行險僥倖之戒也
祭氏曰自此至治國其如示諸掌言國治天下平之事舜
性之者也故曰大孝者不違乎天武王周公反之者也故曰達孝達孝者不違乎人天人之難格人鬼之難享聖人莫不各極其感應之妙于思舉此以明顯而爲天下國家者宜無有豪釐之不平且治也故前以鬼神爲德之盛者起義而復以明郊社禘嘗之義者結之也　又曰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言達道之事首言夫婦次言君子之道四者達道所事之自也自物格以至天下平者達道所施之序也聖人之中庸本一貫也由教而言不分內外體用則節目不明故有達德達道之分學者於此又當有以深察其融會貫通之義庶幾中庸之至可得而能也　又曰大孝大德大道皆以天道而爲言達孝達德達道皆以人道而爲言

神之道又思聖人反覆形容何爲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睹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謹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鬼神之爲德章）

後學　成德　校訂